

歸震川評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六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菟軒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叅訂

亢倉子

姓庚桑名楚周靈王時人得老聃之道秦景王將示強兵於天下聘亢倉子賓於上館再拜與談兵事景王稱觴為壽拜居首列師位焉

全道篇

楊碧川曰外篇有處畏豐篇同

王鳳洲曰不釋是其真心

王浚川曰亢倉子學老氏要在

元倉子居羽山之顛也三年俗無疵癘也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元倉子之始來吾鮮也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元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鰲啜名從而啟之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鰲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濤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鰲鰌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鰲鰌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

于藏身此  
其不釋之  
意

林見素曰  
亢倉子令  
榮之樗謂  
師聃可謂  
成人之美  
王浚川曰  
又轉不釋  
二字  
沈亮川曰  
水清而泥  
汨之性近  
而習遠之  
名言  
王鳳洲曰  
形容物欲  
傷生害性  
名言確論

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謏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  
而離山固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  
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大亂之  
本禮詛祝禍福之  
言相要也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  
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蹙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  
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悖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老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  
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拍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拍  
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  
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捐之此全性之  
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  
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  
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悒此

秦華峰曰  
此即若將  
終身若固  
有之光景

王少廣曰  
此段見吾  
心之真好  
在道天下  
無足滑吾  
真

林見素曰  
好甚者不  
見他物之  
可好即孟  
子王之好  
樂甚則齊  
國其庶幾  
而便嬖移

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  
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  
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蛇音允泄也。地之謂水。蛇水之謂氣。  
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故天地間理與氣而已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  
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  
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  
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者矣。夫瞽無目視者。以黯音黃為赤。以  
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皁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黯音赤黃。吾又安知天下之  
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質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  
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  
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滑亂陳懷君柳  
使其大夫禱。行聘于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

色聲音不  
得而人之  
矣  
楊碧川曰  
陳大夫以  
為聖人魯  
公待以上  
卿之禮猶  
未深知亢  
倉子尊禮  
亢倉子及  
體合于心  
等語乃是  
真聖人真  
聖人何美  
乎上卿之  
禮乎

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敝邑則小，亦有聖人異  
于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  
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  
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  
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  
亢倉子曰：我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其有介然之有，唯  
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  
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楊升菴曰：此篇全在清心養性鍊氣凝神上用工夫。末段亢倉子自道  
也。

王鳳洲曰：性字是此文骨子，聖字是此文眼目，而鋪叙光景點綴虛歇  
照應緊湊。至于後來三段空中變化，幻絕千古。亢倉子自聖之心太滿  
矣。

○○○君道篇

亢倉子

秦華峰曰  
天子者猶  
天之肖子  
也其平日  
生全而德  
至則人欲  
俱出其下  
而所立之  
本不搖而  
國可安矣  
王鳳洲曰  
堯舜微戒  
無虞罔失  
法度是為  
人主之勤  
罔游于逸  
罔淫于樂  
是為人主  
之欲所以  
從欲以治  
而四方為  
之風動也  
反是則桀  
紂矣天下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主而物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

安得不肆其心乎  
王浚川曰堯曰欽明舜曰文明是明者人主之第一義亦此篇中之眼目也此虛點之下實發之  
沈亮川曰理亂應前安危  
楊碧川曰功在言才行上見得方遂菴曰以上言理王少廣曰以上言亂王鳳洲曰惟明而後知功之大以明字實

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人不之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其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小而政清是知循

發功字應

前

林見素曰

此言才行

之反

林見素曰

未發明既

一反一正

又一正一

反可謂反

覆不盡

王鳳洲曰

賢人深藏

若穴者非

為養高恐

一委費為

臣以至忠

而被謗信

而見疑不

去則苟容

去之則矯

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敷敘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敷敘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陸子淵曰此篇言人君能養天之所主則本立而德下宣則天下安然國又以人為本人君能明于用人而收其功則言才行畢集為佐理而太平立致矣人主可不知哉篇中言君道多人所未發以遠形近以小形大以臣形主可為曲至

賢道篇

亢倉子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外恭謹而內無憂其于眾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

激故耳  
王少廣曰  
用不用二  
証正見其  
賢  
秦華峰曰  
賢人之賢  
在居官立  
功行事見  
之  
方遂菴曰  
此突引齊  
之賢者以  
申已說

王鳳洲曰  
此亢倉子  
美梧子之  
賢能不為  
之為不用  
之用正自  
寓之意也

譽出則龔音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間。其未見用也。藏身于終。藏識于目。藏  
言于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  
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政。功  
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職。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梧子者。材  
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  
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樂時。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  
亢倉子曰。吾聞子情忘情。黎人猶黎民也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遵信  
義。乃今不知為工。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義而不  
自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  
亢倉子俯而循。襜仰而譔。超然歌曰。時之陽芳。信義昌。時之默芳。信義伏。  
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芳。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  
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  
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祭公謀父。穆王征犬戎。諫問賢。材

楊碧川曰此賢人相時而動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之時也沈寬川曰賢明之主苛察之主疑忌之主自賢之主依違之主賢否之主有五而人材之至因之林見素曰歷引古明君用賢之効所謂明良會合相得益彰之時也楊碧川曰此見天下無道非賢

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  
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  
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  
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  
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  
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  
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  
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  
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  
為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  
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

不求而至  
亦聲應氣  
求之理也  
王少廣曰  
分別賢材  
之羞等處  
賢以鎮國  
鎮者職要  
材以理國  
理者職詳  
照應濟天  
下處  
王浚川曰  
賢材不拘  
山林市井  
邪正不論  
或喧或靜  
賢者自然  
端雅而不  
鄙俗小人  
極多文鄙  
俗為端雅  
一觀其文  
采再徵其  
善實斯善  
識賢材意

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審乎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為；人不知其為，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陳白沙曰：賢良之不輕出者，俟時也；擇君也；待聘也。渭濱莘野，版築飯牛，曷嘗終不出，終不遇哉？第躁進而銜玉求售，恐非聖賢待價擇君之志耳。篇中轉折詳曲處，大為賢豪吐氣。

○○農道

亢倉子

王鳳洲曰  
此農戰之  
始商鞅本

沈寬川曰  
理人先于  
務農農則  
樸樸則易  
用易用則  
邊境安妥  
則主尊又  
農則童童  
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  
公法立公  
法立則其  
產復其產  
復則重流  
散而心一  
理矣  
王鳳洲曰  
此本戴禮  
來正見重  
農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非以非為是古先聖主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農農業非徒為地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妥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私義義則公法立力搏深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凡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埽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也方害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

王鳳洲曰  
此言農貴

勤  
王鳳洲曰  
此言農重

力  
王鳳洲曰  
此言農重

時  
王鳳洲曰  
此言農重

王鳳洲曰  
此言土田

之宜

李千鱗曰  
此言五穀

之性

薛方山曰  
此言地之

肥饒養之

雨露人事

之齊不齊

而收成因

足耨之容耨。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敏之  
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  
已後。五旬為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執生。見死而獲  
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  
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  
而薄之。此從害之下也。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于塵土。而殖  
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  
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  
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  
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無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  
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  
俱死。是以先生者。美。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  
無使扶疎。樹饒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饒而獨居。則多死。不

楊升菴曰  
次第未泰  
稿茲麥五  
穀得時失  
時之驗如  
躬親稼穡  
王鳳洲曰  
此言五穀  
所獲之厚  
薄可為曲  
至即問之  
老農亦作  
息而不知  
者

秦華峰曰  
前引黃帝  
此引孔生  
俱為生色

林見素曰  
未結出興  
王無棄人  
是務農之  
首務而農  
戰可行矣

知耨者去其冗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  
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粘而香春而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  
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蒿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  
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  
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泉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  
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木疎節而小莢得時之  
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藪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  
肘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  
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  
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  
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  
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胡雅齋曰。國家農戰先於務農。務農則樸而可用。農既可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農則義法公。農既法公。則其產複而無流散。是天下一心也。所以聖王之制。在正五穀。凡地之肥瘠。力之齊否。而秋成隨之厚薄。民生為之安危。故末以興王務農。應着首處篇中起伏照應。轉折不窮。可謂雄於文者。

亢倉子終

晏子

名嬰，諡平仲，萊人也。博聞強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齊人重之。為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意婉文平，不煩釋。

酒諫

王陽明曰：此諫也。後有祖此以諫秦始皇者。李西淮曰：微諷冷解，聽者不得。不曰：心矣。楊南峰曰：此段文法，對仗嚴整。若大將隊伍布置，相參又善。收拾。楊升菴曰：叙事如畫。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

王陽明曰此夕同飲同樂他日牛山同遊同泣所謂逢君者李西涯曰結得力

王鳳洲曰此正諫也其文極有局度  
宗方城曰形容嬰子轉移君心之說其易如此

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王鳳洲曰此篇截作二段自起至公遂廢酒一段自公飲酒夜移於晏子至末一段篇中起伏照應不激不隨前段弦章得以不死後半得司馬子之同志若梁丘據者其三君之罪人乎

駕諫

晏子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